

新
新
武
侠

天神

①
不孤雁

余为魄◎著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子
挂



余为魄◎著



① 不孤雁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兵神.1/余为魄著. —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07.1

ISBN 978-7-5391-3611-0

I.兵... II.余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55489号

兵神①不孤雁/余为魄 著

策 划 张 明 魏 人

责任编辑 彭学军 魏钢强

特邀编辑 刘幼生 方 伟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17

插 页 4

字 数 31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3611-0/I·952

定 价 22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 6524997



◎作者简介

余为魄 1967年生，1995年开始以创作为生，曾发表过多部武侠作品，其中著名的有：《离火青瞳》、《冷袖寒刀》、《神剑皇朝》等。其作品擅长描写人性，刻画社会的黑暗面，笔触所到处常能激发读者无限的惆怅和悲伤。本书将带领读者进入以人情冷暖、人性丑恶等元素所构成的黑色武侠世界。

策 划：张 明 魏 人
责任编辑：彭学军 魏钢强
特邀编辑：刘幼生 方 伟



兵神②流光狂草 定价：22.80元



兵神③狼翼 定价：22.80元



兵神④奇计 定价：22.80元

封面绘画：翁子扬

封面设计：乙正·金石设计
Tel: 13681209108





白英



余为魄◎著



① 不孤雁

目 录

不孤雁	1
折翅蝶	51
白骨红心	95
流光狂草·冬	147
流光狂草·秋	208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

不孤雁

一

北宋以来，武林中人素有在华山比武争雄的传统，历数百年。

初始，比武者皆当代高人，拼的是内力，较的是修为，境界之高，兵刃无需。

然而剑乃“兵之君子也”，至高至华，时人故仍以论剑谓之，也就是后世盛传的“华山论剑”了。

及至明朝初建，来自江湖草莽的明太祖朱元璋未知何故，竟派出大批鹰犬，或者暗杀、或者诱陷、或者收买羁糜、或者通缉驱离中原的武林高人，前后十数春秋，约上万人之谱。神州大地的武学奇才为之一空，武学遂在海内衰萎，一蹶不振。

那么华山论剑呢？并未见废。明朝政府反倒插手其中，坐镇主办。

其目的无非想在朝廷之外，牵制在野残存的力量，统治江湖。

变了味道的华山论剑还真是名符其实，按照律法，全由江湖剑客参赛，胜者再由朝廷册封，收编晋用。

任何不会或不是用剑的武人，皆不得参与之。

册封的名号计有三项，分别是“剑神”、“剑圣”与“剑魁”，也就是擢取前三名。

大赛每隔十年举办一次，前三年称作“内选”，系由武林各派、江湖各帮，关起门来自己打，得胜者一人，代表全派全帮出赛。

接下来的三年称作“会选”，由各派各帮的参赛代表分成八股，抵达朝廷指定的地点，抽签复赛。每股同样只取一名。

这八名万中选一的剑客将在其后三年，自行挑战八大门派的代表，各有所属，



捉对厮杀。此称之为“决选”。

决选胜者（自然还是八名）将在最后一年，聚于华山巅峰，与上届的“剑神”、“剑圣”、“剑魁”一同参赛。此称之为“上选”。

倘使受封之人连续三届（三十年）蝉连封号，这个封号不再他属，由其终身拥有。近百年来，这样的剑客尚未出现。

明朝华山论剑举办以来，大大地吸引了天下剑客，人人趋之若鹜。

即将满十届了，江湖人再不讲求“高义”，只讲“高下”；再没有了自负，唯有胜负。

好似唐太宗李世民那般，用科举网尽天下的读书人，明朝政府网罗读书人之余，也用华山论剑企图网尽全天下的剑客，好令他们汲汲于赛事，不再注意其他。

在第九届华山论剑结束、第十届揭开序幕之际，朝廷又颁布了新谕——第十届华山论剑，将开放各式兵器参赛，不再独以剑法论英雄。

江湖武林汲汲于赛事者，必更多矣。

至于朝廷为什么一改近百年的传统，臆测甚多，所有的臆测都指向了第九届华山论剑的上选。

都说，当时华山之巅上，来了一名不速之客，以一敌十一，大败群英，使得该年获封的“剑神”、“剑圣”与“剑魁”颜面无光，下山后，绝口不提山上事。

那名不速之客是白莲教的余孽，故有“剑魔”之称。

关于剑魔的故事，尔后再谈，剑魔有个拜把兄弟，绰号恰与之相对，人称“兵神”。而关于兵神的故事，就由此刻，先教咱们娓娓谈起……

云托艳阳，山风撩乱树影。

剑刃交击的铿锵声响，伴着知了长鸣，时起时落。

这里是福建省贰剑门的山头，门里的师父正督促着门生练剑，系今日的午课。“矢志不贰在剑心”醒目的七个泼墨大字，招摇于广场角落的白色大幡上，幡随风舞，人随剑舞。

广场中央，数十名贰剑门的门生罗列整齐，吆喝招式。

张展虹扬剑指道：“周楷！‘分雀翎’是这样子的吗？脚抬高一点！”

练剑的队伍内，一名小胖子赶忙答应：“是！师兄，我省得。”

张展虹是贰剑门的第十七代弟子，教训起后进门的这批师弟，自是有模有样。

他生得高大清瘦，长得黝黑清俊，虽不出众，但剑术造诣在同侪当中，却也是个中翘楚。

这位半路拜师（并非从小生长于斯）的中年汉子，颇得其掌门师父的赏识。

贰剑门就任不久的新掌门傅文也正是张展虹的师父，门下第十六代。

此时，张展虹又扬剑指道：“刘大通！你的那式‘俯鹰勾’太不像话，剑锋毫无力道，给我重练！”

队伍内一名矮个儿赶忙回话：“是！师兄。”

膀阔腰圆、虎步生威的李铁是张展虹的大师兄，踱了近前，微笑招呼：“黑子（张的绰号），还那么认真督练呀？”

张展虹苦笑：“没办法，这批师弟资质平平，得多操练些个。”

李铁说：“‘师父带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’他们的未来得看他们自己了，别太操心。”瞅了一眼隔壁的练剑队伍，又说：“喏，人家中信可比你务实，在琢磨自己的功课呢。”中信就是傅中信，傅文也的侄儿，张展虹的二师兄。

傅中信呆立于他负责教练的那排队伍前方，毫不用心，只是低头比画着自己手里的剑。

目睹这般情状，张展虹一叹，无奈摇头。

第九届、也就是结束不久的上一届华山论剑，傅文也代表贰剑门出赛，在“会选”里的第七股，不幸在第三轮遭到淘汰，重伤落败。

傅文也用剑的右臂就此完了。由于他擅长的是外家剑法，不能用剑，等同于武功被废。

新一届的华山论剑，贰剑门的代表势必落到第十七代弟子身上，其中，单以张展虹与傅中信实力突出，最具希望。

果不其然，两年以来，门内分做二组，历经大小数十场比试，双方的胜出者，恰是张、傅二人。

傅文也遂教他二人再练一年，于朝廷公布的内选截止日前决赛，选出一人。

此后，傅中信更沉浸于练剑，废寝忘食，分派给他的轮值工作，自是怠忽敷衍。旁的师兄弟虽看不过去，碍于他是掌门的侄儿，辈分又不低，也就敢怒不敢言了。

李铁跟着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对了，黑子，师父找你讲话。”

张展虹一怔：“在英风堂？”

李铁说：“不，他在书房，你快过去吧。”

伤残归山迄今数年，傅文也早就从当初的挫败阴霾走出，独臂生活，亦已自

得，未再有甚不便。

他一如往常，衣着朴素且气度悠然地闭目打坐。从他外表上的彬彬斯文观之，实在没有半点江湖味，倒是多了仙风道骨的气质。

张展虹敲了房门呼唤，旋被唤入，躬身问道：“师父，您找我？”

傅文也敛容起身，说：“展虹啊，你多久没回家啦？快一年了吧。”

张展虹沉吟：“唔，快一年了。”

傅文也点了下头，又说：“立刻收拾收拾，下山去吧，天黑之前赶抵林口镇，还能在镇上用饭、住宿。”

张展虹忙问：“出什么事啦？师父。”

傅文也从袖子里摸出一张信笺，递了过去。

那是捎自张家所在的村里、村长写来的信，信中无它，写的是张展虹父亲过世的消息，要他回家奔丧。

张展虹览信变色。

傅文也说：“师父若没记错，你家里就只有你父亲一个人，对吗？快，收拾收拾，下山去吧。”

张展虹含泪点头，拱手答道：“那么徒儿领命了。”

贰剑门所据山头出自武夷山系，是崇溪的发源地。

张展虹依令下山，在林口住了一宿，便即直趋崇溪，打算走水路往南，回他的故乡建瓯。

抵达崇溪岸边乃是两天后，傍晚，渡口早已歇业。

一名船夫回他话说：“要到对岸可以，要南下，得等明天。明天请早。”

张展虹问：“你们这儿可有过夜的地方？”

环顾岸边四周，只寥寥可数的几家破店。

船夫一边抽着水烟，一边指说：“喏，路尾林大娘那家客栈啊，可以过夜，一晚只收三文，挂餐五文。”

“谢了。”张展虹走往路尾，在一排破屋烂房里，刚想分辨哪家才是林大娘的客栈时，便被路边树下的一道身影吸引。

那是名高大的灰发汉子，神色阴晦，年纪约莫五十出头，着劲装，佩长剑，显然是个剑客。

灰发汉子随即退入树林深处。张展虹竟就这么跟了过去。

林深处有座小土丘，伫立其上，得以俯瞰崇溪局部，渡口全景。

月光下，溪面条条银波，点点渔火，佐以夜风几缕，颇有南国夏味。

张展虹瞅着土丘上的一顶大帐篷，苦笑道：“没见过在土丘上搭篷的，景致虽好，却不实用。”

灰发汉子说：“谁曰不实用？居高临下，可以瞭望四方。”

张展虹说：“却不便遮阳、取水。”

灰发汉子掀掀上嘴唇，说：“天亮了就走人，何虑遮阳？至于水嘛……”刷！拔出长剑，飞舞倏收，已将一旁树梢的野果削落，接拾在手，还凑近嘴边啃食一口：“亦不缺乏。”果汁自他的嘴角潺潺流下。

张展虹鼓掌笑谓：“旬月不见，师父的剑法又有进步啦。”旋即拱手做揖，行礼如仪。

灰发汉子名姓叫做顾天南，是貳剑门第十六代弟子，讲辈论份，他还是傅文也的师兄呢。

话说貳剑门传到第十四代掌权时，分做了两派，一派主张内家，一派主张外家。

有如当年天下第一剑派——华山那样，分成了气宗与剑宗，貳剑门的内家派所主张的，正是以气御剑，练气成功，而外家派则主张剑法为先，内功辅之。

内、外两派亦如当年华山派那般，斗争惨烈，相互攻伐。

结果自是外家派获胜，内家派成员不是死亡，就是逃下山去，不过，并未遭到除名——这一点给未来留下了伏笔，容后再述。

当年为师父、师伯们卖命的十五六代弟子们死伤最惨，十去其九。

这亦说明了何以傅文也一人残废，新届的华山论剑，貳剑门的希望仅能倚赖十七代的弟子。

理由无他，乃因门里的第十六代人物屈指可数。

当然，再怎么数，却也不会将顾天南算在其内。

顾天南颌首还礼，问：“半年不见，你的‘步落剑法’也该学全了吧？最后三招十七式，是否像咱们上回揣测得那样？”

张展虹一边拔剑，一边笑曰：“是或不是，师父接过几招，不就晓得啦。”

顾天南重新拔剑：“说的也是。”

当当当当当，双方登时剑锋交错，剑光闪烁，便这么过起招来。

好在是夜月光明亮，土丘宽广，也亏得顾天南选了这么个适合比武的好地方。

“这是‘步落剑法’的第九十八招，血沉水飘？”

顾天南一面注视张展虹的脚步，一面舞剑，一面则沉吟发问。

张展虹笑答：“正是！”脚步忽换，招式忽变，“看哪，步法到了这里，陡然一定，仅由上三路出手。”

顾天南悟道：“下沉与上飘并行不悖，故谓‘血沉水飘’乎？”

双方交锋的速度愈来愈快，身影招式，反倒隐没在剑光之中……

步落剑法乃是贰剑门的镇山之宝，入得门来，得过九十九关，才有资格学练。门下人对之遂有“百步剑法”的昵称。

有趣且巧合的是，步落脚法从第一招舞到最后一招，刚好“剑舞一百招，人走一百步”，多一步或少一步皆不行。

故知其为一门极为重视脚步进退的剑术。部分招式，甚至步法犹甚于剑法。

其他剑派常戏称贰剑门的人是“用脚练剑”，可见一斑。

张展虹这时断喝一声，笔直腾空，剑锋的余光缠住顾天南，也就迫使顾天南飞跃跟上：“这是第九十九招，蝶燕双飞。”

顾天南笑：“好个蝶燕双飞！原来是迫使对手同飞呀，妙哉！”

二人在空中停滞了一会，交手数式，旋即同时下落。

外行的人见状，恐怕当他俩是野外格斗，剑客打架；内行的人见状，自然分晓，二人乃在套招演练，学武习剑。

张展虹身形骤然放矮，踢出一记扫堂腿，旋即翻转身躯跟上，剑锋追至。

顾天南暗叫：“漂亮！竟有这种花式。”不得不边退边抗边问：“这是最后一招，归还一心？”

啪！张展虹立足未稳，几乎跌倒，喀——赶忙以剑拄地，止步站立。苦笑道：“抱歉，这招我还没能学熟。”

顾天南点了下头，说：“行啦，换我来练，也得费个几天。”

张展虹冷哼：“几天？徒儿可是练了大半个月呢。”

顾天南还以冷哼：“啐！我若跟你一样，岂能做你师父？”

张展虹从怀里掏出一束纸卷，递了上前：“给。”

顾天南收下。那是“步落剑法”最后三招十七式的详细记载，事实上，整套剑法都是藉由张展虹的笔记，完整地落入顾天南之手。

张展虹笑笑：“看看几天后，你练不练得起。”

顾天南说：“我练不练得起，尔后再论。倒是你练未练成‘仙履飞剑’的第十招——踏风穿云，为师的这就要考上一考。”

张展虹赶忙运气，灌入剑锋，随即缓行吐纳，迎上顾天南的攻势。

刷刷刷刷刷，顿时剑气飙冲，内劲涌动，迥异于先前的铿锵声响，招花式落。毕竟内家武功较量的是无形力道，剑来拳往，无需到肉。

顾天南此时横剑劈空，剑气迫散，直压张展虹脸面。张展虹竖立剑身，裂解迫近的内息，旋即大踏步向前，直取顾天南咽喉。

二人一来一往，使的全是杀着，似不像套招演练了。

原来，此乃“仙履飞剑”的至要铁律：心念杀机同时起，内力剑锋共一气。

仙履飞剑总共只有十招，每招仅有一式，寻常人读了它的剑谱，半天就能全记，剑谱之外，另有心法，不得心法还是练不成的。

招式简练亦即表示，每一招都是杀着，都要求一击毙命。

张、顾二人仅是依式出招，并非改“打真的”，双方各有克制。若是玩真的，二人早就有一个躺下了，岂能交手这般久？

顾天南腾空飞天，闪过来袭的剑气，身形手法均极曼妙，不负“仙”“飞”之名，他猛一回头，力透剑尖，喊了一声“噫”！射出剑气。

张展虹跟着飞跃腾空，竟以双足蹂躏射到的剑气，追上前方，轻功之高不辱“履”字之义，蓦地里长剑脱手，掷往顾天南背心，更且用掌风操弄剑柄，控制飞剑方向。

顾天南耳闻破风之声，心知剑到，再度回头接招，却不用剑——而是用左手的掌风内气。

张展虹看了心想：“我的内力真那么弱吗？”遂加了一把手劲，催动剑势。

顾天南匀出的右手随即出剑，逼退张展虹。张展虹凭空过久，无力再持，只得堕下，剑势因之一挫。顾天南的左掌于是接住张的来剑，捏住剑尖。

张展虹叹道：“还是师父厉害。”

顾天南旋亦落地，说：“你这招踏风穿云总是会出纰漏，不是这里生错，就是那边失误，唉，进步有限呀。”倒转张展虹的剑柄，抛射过去。

张展虹接回自己的剑，问道：“比起半年前，师父认为我还是没进步？可我自认内功已有更大的蓄积了呢。”

顾天南说：“站在昆仑山顶的人，还想登高，那是一寸都嫌高。似你这等站在武夷山山腰的人，还想登高，则十丈也不嫌高。懂我意思了吗？”

张展虹暗自嘀咕：“每次都搬这一套讲，也不换换新词。”

顾天南续说：“好啦，再来试过，师父也顺便指点你一二。”

张展虹答了声应，当即挺剑上前，再来交手。

双方于是又在“踏风穿云”的精髓上反复研究、辨正……

约莫过了一个时辰，二人才精疲力尽，收剑歇手。

顿了一顿，顾天南说：“黑子呀，别太泄气，内家剑法就是这样，不易速成。”

张展虹颓丧以应：“我可以等，但华山论剑可不等我。”

顾天南沉吟：“你若真要求一个快字，只能用名剑以补不足了。”

张展虹愣问：“名剑？”

顾天南说：“你的内力修为不够，剑气也就不足。然而某些名剑削铁如泥，寒光迫人，自能增加三分力道，兴许也就补了你不足之处。”

张展虹大喜说：“这么好的事情，你怎么现在才讲！”

顾天南敲了敲张展虹额头：“你若没先练个底子，拿再好的剑也没用。以前不讲，是怕你从此沉迷于兵器好坏，老想着抄小路，走捷径，荒废练武正道。”

张展虹笑：“是啦，这点道理，我还省得的。”忙问：“若依师父之见，当用谁家名剑，方能补我之不足？”

顾天南仰头思索着说：“当今天下铸剑名家，不外乎‘打剑炉’、‘名剑山庄’与‘锋司’三家，如果能购得此三家的上乘作品，应该也就行了。”张展虹皱眉说：“‘打剑炉’远在天边，门路不通，恐怕不好去买；‘名剑山庄’的作品贵得吓人，我是绝买不起的；至于‘锋司’嘛，近期出了不少青年铸剑师，创意颇丰，价格也还行。那，我找个时间去苏州逛逛。”

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华山论剑既然风行久矣，天下铸剑名家，也就一一现出，风靡武林。

打剑炉位于四川，本铺从不示人，要跟他们做生意，得要他们找你，不能你找他们。换句话说，得等他们瞧得起你，登门造访才成。

名剑山庄位于北京，乃俗称“八王”的福王爷所开。福王财大势大，自能纠集天下各地名匠、名材，铸出许多名剑，价钱绝不便宜就是。

锋司则是苏州的漕帮总舵所设，漕帮是天下第一富帮，他们开设的剑铺，质量当然不凡，复以江浙人擅做生意，也就不至于搞得人人买不起，遂在质量与价格中，排在上述二者之间。

顾天南说：“锋司的剑品或许是你唯一买得到的，但未必买得起。像样点的，少说也得一两万，更上焉者，甚至几十、上百万呢。”

“几十、上百万？！”张展虹目瞪口呆问：“你说的是银两？”

顾天南笑骂：“废话！不是银两，难道还是铜钱？”

张展虹适才好不容易才兴起的壮志，瞬又萎靡。

像他这种出身贫寒的穷酸汉，到哪里去找几万两银子？遑论几十、上百万两了。